

梦的解析

(最佳译本)

读懂梦，你就读懂了真正的自己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三月半 鲍荣◎译

一个终于可以读懂的中文译本

心理学翻译家历时7年呕心力作
百万读者心动见证，《梦的解析》可以有另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28215字独家注解，揭秘梦境背后的神奇世界

认识自己比拥有整个世界更重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梦的解析

(最佳译本)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奥] 弗洛伊德 著

三月半 鲍荣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 最佳译本 / (奥) 弗洛伊德 (Freud, S.) 著; 三月半, 鲍荣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5. 6

书名原文: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SBN 978-7-5404-7167-5

I. ①梦… II. ①弗… ②三… ③鲍… III. ①梦 - 精神分析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7445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心理学

梦的解析: 最佳译本

作 者: [奥] 弗洛伊德

译 者: 三月半 鲍 荣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李 娜

版式设计: 大汉方圆

封面设计: 仙境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98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167-5

定 价: 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德语第一版 序^①

在这本书中，我详细说明了解梦的方法和结果。其间，我觉得自己没有越过神经病理学的界限。^②人有很多非正常的精神状态^③，比如癔症性恐惧症、强迫症和妄想症，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梦了。其他非正常精神状态，因为实践的原因，都受到了医生们^④的重视；但大家都知道，梦却没有。而正因为它在实践中没有受到重视，所以作为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其理论价值就更大了。如果医生不会解梦，不知道梦的根源，再努力也无法理解恐惧症、强迫症或妄想症等，更不用说利用疗法解决这些问题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解梦的主题就显得很重要了，不过也正因为这个大环境，下面这些章节就有了很多不足。我们的讨论，是精神病理学^⑤这个大学科的一部分，大学科里还有更多、更基础的未解之谜，而那些问题也造成了这个分支学科的

① 弗洛伊德生前，本书德文出过八版，英文出过三版，另外还有匈牙利文版、法语版、瑞典版、西班牙语版等。序言太多，本译本只选择了四篇较为重要的序言：德语前三版、英语第三版。

另外，推荐电影《穆赫兰道》，这是一部详细解读精神分析理论的电影作品，其中讲解了弗洛伊德的主要理论，比如俄狄浦斯情结、生的本能、死的本能、乱伦禁忌、凝缩作用、移置（在本书中译为“移位”）等。电影用故事情节来阐明理论，可能比用文字进行讲解更易理解。

② 解梦本来是巫师的工作，也就是迷信，梦学研究难登大雅之堂。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我不是像巫师或其他人一样在解梦，我是在“科学”解梦，而“科学”的含义则被“神经病理学”这个高大上的科学术语传达了出来。

有人对《梦的解析》望而却步，对大师的探索也就戛然而止了。实际上科学论文貌似晦涩，只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日常生活中用不到（比如呼吸睡觉综合征=打呼噜）。有一部分术语，不予理睬即可，凡是对理解文本有重要作用的，本书都加了注释。

③ 所谓正常的精神状态，就是清醒时的精神状态。而“非正常”不是“不正常/异常”，“不正常/异常”是病态的，而“非正常”包括所有非清醒时的精神状态。

④ 心理学诞生比较晚，1879年才作为一个学科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弗洛伊德所处的年代，心理医生和生理医生并不分家。弗洛伊德以前是生理医生，后来才转做心理医生。此处的医生，泛指生理医生加心理医生。

⑤ 精神分析理论，按学科来分，可以叫作“心理动力性精神病理学”。另外，原文中出现精神病理学和神经病理学时似乎等价，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学科。不过可能当时这两个词是通用的，或者是作者笔误，但既然原文如此，那就这样吧。

问题。大小学科之间的连接，造成了本书的各种缺陷。大学科中的那些问题，在本书中就不做论述了。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精力也够，或者大学科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和发现，我们可以在其他书中另加详述。

这篇论文写起来真的很难，因为用来说明解梦方法的案例很特殊。如果你看了我解梦的方法，就能明白为什么。他人文献中的梦，或出处不明的梦，不能对我的目的有什么用处。我别无选择，只能用自己的梦和在精神分析法中收集到的病人的梦。但是病人的梦不好细究，因为神经症人格在起作用，他们的梦复杂得让人头疼；而要讲自己的梦，我又必然要暴露自己精神生活中的很多隐私。我不太愿意在陌生人的注视下暴露自己的隐私，而且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而不是诗人，落笔写隐私似乎也不太合适。我很痛苦，但没办法，我只好屈服于命运，否则就无法证明我的心理学理论了。当然，我偶尔也忍不住想不那么莽撞，所以对自己的梦加以省略或替代。当然，这时所述例子的价值就一定降低了。但我只是希望读者能理解我的困境，多多原谅。而且，无论谁发现我的梦和他相关，都请无论如何不要剥夺我们做梦时的思想自由权。

维也纳，1899年^①

① 本书初版只卖出600本。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理论是要影响一个世纪的，所以坚持让编辑把出版年份改成了1900年。

德语第二版 序

这本书可不能算容易读^①，但竟然在第一个十年还没结束时，就出现了对第二版的需求，这肯定不能解释为专业圈内人士的兴趣，我本来是写给他们看的。我的心理医师同行们，很显然没有试图看远一点，仍然认为读者只是对我解梦的创意产生了一时的好奇。而职业哲学家们，早就习惯了用几个词打发梦的问题（几乎千篇一律）：梦不过是意识的一个补丁。他们很显然没有意识到，正是梦和意识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才创造了各种可能，可以引出各种演绎，并最终给心理学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而学术评论家们的工作则试图让我相信，这本书注定是要湮没于灰尘之下的。但是一小群忠实的追随者，跟我学习如何应用精神分析疗法，用我的方法解梦，是不可能买光本书的第一版的。所以我感觉，我必须感谢更大范围的读者，他们有修养，求知欲强，和我产生的共鸣，使得我在九个年头之后，再次拾起一份艰难的工作，因为有太多人从心底支持我。

我发现书中很少有必须修改的地方，我很高兴可以这么说。我间或添了一些新资料，或者一些新的观点，因为这些年我又有了更多的经历；我还试图把个别观点进行更加细致的分解；但处理梦和解梦的主要段落都没动，从这些案例中得出的主张也没有变。我个人认为，它总算禁住了时间的考验。熟悉我其他著作（病因学和精神性神经病机制方面的著作）的读者们都知道，如果一项工作不彻底，我是绝不会停手的，我一直努力根据我逐渐成熟的观点修订我的理论。但关于解梦的主题，我能坚守原初文本。我多年来研究神经症问题时常会迟疑，还常误入歧途，但这本书总能让我恢复信心，虽然我的很多学术对手，被一种智慧的本能驱动，拒绝跟我进入梦学的领域。

① 弗洛伊德多次说类似的话：我的书很难读，我的书很难读。其实不是它真的很难读，只是因为其理论的突破性。

另外，很多中文译本貌似也很难读，读者似乎对所有中译本无不批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做学问的人太少了，尤其是，译者在评职称时不作数。

当我面对它想修订它时，本书所有用来证明解梦原理的材料（甚至我自己的梦），虽然经历了时间的磨损（或我有了新的梦），却呈现出一种连贯性，不容修改。对我本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有了新的心理意义，读完了我才明白。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份自我分析，作为我对父亲之死的反应。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最痛的失去。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我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抹除它的影响和它留下的痕迹。但我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他们只从这些材料中学会评价和解释自己的梦。

如果评论不可避免，而且放不进旧版中去，我就用括号标明^①，这些是第一版里所没有的。

贝希特斯加登^②，1908年

① 本译本则以脚注呈现。

② 德国城市，希特勒的鹰巢所在地。

德语第三版 序

第一版出版九年后才出第二版，但这才过去一年多，很显然就有了对第三版的需求。这种变化让我十分感恩。如果说我当初不愿把我的作品的默默无闻解释为它价值太小，现在我则兴致勃勃地把它的再版作为高质量的证明。

科学知识的进步影响了《梦的解析》。我在1899年写这本书时，还没有现在的“性理论”，对精神性神经病等复杂病症的分析工作仍尚处襁褓之中。当时我只打算把解梦作为一种手段，以方便对神经症做精神分析。但后来，科学对神经症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所以我们更加了解梦了。解梦理论本身，继续向前进化，而这种进化在第一版中并未充分强调。我自己有了更多的经验，还借助了斯泰克尔^①等学者的作品，所以我能更加精确地理解梦（或说，无意识思想）中的符号了。此去经年，我积累了大量的数据，需要列入考虑对象。我处理这些数据的方式，就是想方设法加在正文中和脚注里。如果新加的这些内容和本论文的大框架偶尔失和，或者如果早期文本不能处处符合当前知识的标准，我必须请求读者原谅这种不足，这种不足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只说明心理学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了。在此我甚至会大胆预测本书的将来版本（假如将来有新版的需求）的方向，它可能会和前几版分离。解梦必须努力靠近诗歌、神话、俗语等，和它们丰富的素材相结合。解梦的工作必须足够忠实地处理梦、神经症和精神错乱之间的关系，至今我们做得还不够。

维也纳，1911年

① 威廉·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奥地利心理学家和医生，弗洛伊德第一批追随者之一。

英语第三版 序

1909年，伍斯特的G. 斯坦利·霍尔（Hall）邀请我去克拉克大学第一次做关于精神分析的演讲。^①那一年，布里尔（Brill）博士首次把本书翻译成了英文，之后又发表了我其他著作的译本。如果说精神分析深刻影响了当代美国人的理性生活（也许在未来会继续起作用），大部分功劳都要归功于布里尔博士的不懈努力。

布里尔翻译的《梦的解析》首发于1913年。自那之后，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对神经症的了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②本书初版之时，因其对心理学的创新贡献引起世界注意；这次再版，内容基本没变，它包含我有幸发现的全部内容的精髓。人一生能有一次这样的天启^③，实属难得的幸运。

维也纳，1931年3月15日

① 精神分析学派诞生于欧洲，成名于美国，然后向世界范围辐射。契机就是1909年，53岁的弗洛伊德，受到美国克拉科大学校长霍尔的邀请，赴美讲学。霍尔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的大恩人。

六十多岁的心理学泰斗威廉·詹姆斯（1910年就去世了），听完他的演讲后，颤颤巍巍地拖着身体说了一句大概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溢美之词。从此以后，心理学的中心从欧洲大陆挪到了美国。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弗洛伊德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略微的修改。

③ “天启/神启”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术语，类似于佛教中的“顿悟”，或文学中的“灵感”。弗洛伊德是犹太教徒，年轻时就立志写一部人人可读懂的天启作品（见第六章G节梦六部分）。

目 录



德语第一版序	I
德语第二版序	III
德语第三版序	V
英语第三版序	VI
第一章 梦学综述（20世纪以前）	001
A. 梦与醒的关系	004
B. 梦的素材：梦中的记忆	006
C. 梦的刺激和来源	012
a. 外来刺激/客观感觉	013
b. 内源感官兴奋/主观感觉	018
c. 内源躯体刺激/机体觉	020
d. 精神兴奋源	023
D. 我们醒后为什么会忘记梦	025
E. 梦的心理学特征	028
F. 梦中的道德感	037
G. 各派理论和梦的功能	042
H. 梦和心理疾病的关系	049
第二章 解梦的方法：对一个案例的解析	053
第三章 梦是欲望的满足	069
第四章 梦的改装	075
第五章 造梦素材及其来源	093
A. 梦中的近期琐事	094
B. 儿时经历入梦	106
C. 躯体刺激入梦	124
D. 典型梦	135
a. 害臊：梦到自己裸体	136

	b. 梦到痛失至亲	140
	c. 梦到考试	155
第六章	造梦机制	157
	A. 凝缩机制	158
	B. 移位机制	170
	C. 逻辑关系的表达方式	172
	D. 具象化机制	188
	E. 梦中的符号：其他典型梦	194
	a. 帽子象征男人（的性器官）	199
	b. 小孩代表性器官，小孩被车轧象征性交	199
	c. 建筑、楼梯、井代表性器官	201
	d. 人代表男性性器官，土地代表女性性器官	202
	e. 儿童的阉割梦	202
	f. 小便梦	202
	g. 楼梯梦	203
	h. 楼梯梦的变体	204
	i. 真实感&表达重复	205
	j. 正常人梦中的象征问题	205
	k. 化学家的梦	208
	F. 几个案例：梦中的言语和数字	218
	G. 荒诞梦：梦中的理性活动	227
	H. 梦中的情绪	247
	I. 校订机制	264
第七章	梦的细节步骤	273
	A. 梦的遗忘	275
	B. 回溯	285
	C. 愿望的满足	295
	D. 梦的功能：从噩梦中惊醒	307
	E. 潜抑	315
	F. 无意识、意识，哪个更真？	327

第一章 梦学综述（20世纪以前）^①

下面我将展示一种可以解梦的心理技术。运用它，你将能明白，梦并不杂乱，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精神结构，且对清醒时的精神活动有特殊价值。而且我还将努力说明，梦的怪异和晦涩之下隐藏着很多暗涌，从这些暗涌中可以推导出什么是精神原力，它有什么性质。多股精神力量的互相合作和抵触形成了梦。之后我的研究就结束了，因为再向前走一步就越出梦学领域了，解决起问题来就得求助于大学科中的材料了。

我会先简要介绍一下从前的梦学家们的观点，以及梦学在当代科学中的地位，因为之后就没有机会再说这个话题了。从前该领域学者一致认同这个事实：几千年来人们致力于解梦，但对梦的科学理解却没有什么进展，所以好像没必要引述什么观点。读者将会发现，本书的参考文献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观察案例和梦学趣闻，但很少涉及梦的本质，更别说切实解决梦的谜团了。他们都是专家，所以，对梦有所理解但份属外行的人，了解自然就更少了。

古代先民对梦的理解，影响了他们宇宙和灵魂概念的形成，这个主题我没法在本书写，但非常有趣，所以心里很是不舍。所以我想请读者去阅读约翰·卢伯克爵士（埃夫伯里勋爵）、赫伯特·斯宾塞、E. B. 泰勒等学者的大作。我再多说一句话：只有当我们完成了面前的解梦任务，才能够充分理解这些问题和猜测。

回顾原始时期人类对梦的概念，似乎会贬低古代先辈民族中流行的解梦方式。

^① 有人读这章时觉得，不知道它在说什么，不知道每节的结论是什么，所以对本书的兴趣一下就没s了。

如果你也是这种感觉，那就对了。因为所谓“综述”就是叙述历史研究，列举各种相似和相反的观点，不必说明自己支持或反对哪派，或得出什么结论。弗洛伊德自己的观点，是从第二章开始的。

他们认为，梦和自己相信的超自然存在相连，神魔会通过梦向他们传达旨意。他们似乎相信梦对人有特殊作用，也就是总能预测未来。梦的内容和做梦者的感受都很奇异且千变万化，所以很自然，要用这些符号构建出一个连贯的整体理论似乎不太容易，所以必然出现多个门派和多种解读方式，其价值和可信度各异。很自然，所有古代哲学家对梦的价值的评估，一般取决于他们对预言术准不准的估计。

亚里士多德在两部作品中提到过梦，人们认为这就已经是在研究心理学问题了。^①书中说，梦并非来自神明，它不是来自圣处而是来自魔鬼，因为身体的自然反应是邪恶的，不是神圣的。也就是说，梦不是超自然的神启，它遵循人类灵魂的运行原理，人类灵魂只是类似圣灵罢了。梦被定义为睡眠者的精神活动，因为它是睡着了脑子还在转。亚里士多德很了解做梦活动的一些特点，比如他知道睡眠中的轻微刺激会在梦中引起强烈反应（如果身体某处轻微发热，人就会梦到自己走在火中，感到很烫）。亚里士多德凭借这些知识得出结论，医生很容易从病人的梦中获得线索，预知其身体已经发生病变，但还不太严重，所以白天感觉不到。

前面说过，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代学者认为，梦不是人的精神的产物，而是来自圣神的启迪。在整个梦学发展史上，这两种互相对抗的倾向一直都存在，自始至终都很明显。古人还区分真梦和假梦。真梦是有价值的，它传递警示，或预示未来，而假梦则有欺骗性，空洞无物，而且其目的在于误导做梦者，或者把他引向毁灭。

格鲁佩说过这种分法^②，他引用的是马克拉比^③和阿尔米多鲁斯^④：“当时梦被分为两种。人们相信第一种只被现在（或过去）所影响，所以对未来无用，包括失眠时的浅梦（直接产生一个想法或相反想法，比如饿了或饱了）、幻想（虚构出幻影，比如噩梦）等等。而第二种梦则决定未来，这类梦包括：

“1. 有直接神示的梦；

“2. 将来大事的预演；

“3. 象征梦，需要解读。”

人对梦有各种不同的假设，根据假设不同，解梦的方式不同。人们总体上认为

① 每个学科在诞生之初，都喜欢在古代圣贤中找到一个“祖宗”，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心理学就找到了亚里士多德。

② 这种理论存在了好几百年。

③ 罗马哲学家。

④ 罗马占卜师，曾走遍各地收集材料写《解梦书》。

梦有大作用，但不是每个梦都能直接理解，所以无法肯定某个梦是不是真的预示着大事的发生。为了理解，人们努力将梦中不可理解的内容翻译成别的东西，使其可以直接理解，并有意义。后来，达尔狄斯的阿特米多勒斯被公认为解梦的最高权威。虽然很多同类书都已失传，但有他那些大部头著作基本上就够了。在科学出现以前，古人那些关于梦的概念，无疑和他们对宇宙的总体理解有关。他们习惯于认为，宇宙作为外在现实，是一种投射，精神领域才是“真”。这可以解释早上醒来后回忆梦时的总体感觉，因为此时回忆起梦（和其他精神内容相比）来，就像那是异界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从另外一个世界回来一样。有些人认为，梦的超自然理论在当代应该没有什么追随者，这可就错了。神学学者和神秘主义学者有完全合理的理由，抓住曾经统治一时的超自然研究的尾巴不放，虽然科学解释终将切断这条尾巴。除此之外，我们还经常发现一些非常理性的人，在其他方面反对任何带着浪漫主义性质的东西，结果却贬低自己的信仰，认为存在超自然力量，并用这种精神力量的相互作用解释梦的各种不可解释的性质。很多哲学流派（比如谢林派）认为梦才是“真”，这显然是对古代流行的不容置疑的梦境神圣观念的一种复辟。另外一些思想家则仍然在辩论梦的占卜或预言能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心理学提供的解释还远远不足以解决积留的历史问题，这是事实，不管科学思想家感觉这些迷信理论多么荒唐。

要给解梦学写一部有力的科学知识史，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因为某些知识虽然在某些方面价值非凡，但我们真看不到明确方向上的真正进步。用经过验证的结果建立的、可以供将来的科学家们继续建构的真正基础还没有出现。每个新学者要处理梦的难题，都要重新开始，从最开头开始。如果要我按年份顺序细数这些学者，把对梦的研究观点做个调查，我可做不到。我想我都没有能力，把该主题下的当代知识状态做个清晰完整的描述。所以我选择用主题顺序而不是作者顺序，作为自己的综述的方式。在我试图解决解梦的每个问题时，会引用历史文献中找到的相应资料。

但我没能掌握全部的文献（因为太分散了，而且和其他学科的文献交织在一起），我必须请我的读者降低期望，我的研究就是这样了。不过请放心，我没有放过任何重要的观点和根本性的事实。

从古至今，大部分学者都喜欢把睡眠和做梦放在一起讨论，他们还普遍喜欢讨论精神病理方面的各种情况，以及与梦类似的其他现象，比如幻觉、幻视等。但另

一方面，在最近的一些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倾向——收缩梦的主题，更多地把梦单拿出来考虑。在这种变化中，我看到人们在表达一种越来越强的信念：在这个晦涩的研究领域，可以出现启蒙，可以达成共识，只要有一系列细致入微的研究。这种细致入微的研究，具体说是心理学性质的研究，在本书的每一页都展现无遗。我没有理由关心睡眠的话题，因为那从本质上讲是个生理话题，虽然大脑的运行状态变化后（我们叫“睡眠状态下”）我们才会做梦。所以，我们就不讨论睡眠著作了。

带着对做梦现象的科学兴趣，我们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依赖的，互相融合为一。

A. 梦与醒的关系

做梦者一醒，就幼稚地判断自己的梦（即使它并非神魔所赐）无论如何都把自己带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感谢老生理学家布尔达赫，他仔细研究并描述了梦的现象后，这样表达自己的信念（这段话常被引用）：“清醒生活中有磨难有欢笑，有愉悦有痛苦，但它不能重来；相反，梦却可以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放出来。即使一个主题占满了我们的整个心智，即使我们的心被痛苦的悲伤撕碎，即使我们的心智能力受到某种任务的极大挑战濒临断弦，梦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完全异质的东西，或者它会挑选部分现实元素进行组合，或者干脆用象征再造现实，解决我们的情绪问题。”J. H. 费希特在讨论“补偿梦”时几乎表达了完全相同的意思，他称梦是精神做自我疗愈的私密帮手之一。L. 斯顿贝尔在《自然和梦的起源》（这是一份十分值得尊重的研究）中的大意也是如此。“做梦者将视线转离清醒意识的世界。”“清醒意识下，记忆中的内容是秩序井然、正常运转的，但梦中既没有顺序也不正常。”“清醒状态下，精神中有正常和常规的内容和活动，但梦则几乎完全与之隔绝，不受其影响。”

但绝大多数同领域学者，在梦和醒的关系上持有相反观点。比如哈夫纳说：“首先，梦是清醒生活的延续。我们的梦总是自动连接到一些想法上去，因为这些想法刚刚不久前才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过。仔细观察后，我们几乎总能发现一条

线，连接梦境和白天的经历。”韦安特则直接反对布尔达赫的论述：“我们常能看到，非常显然，绝大部分梦都能将我们直接带回日常生活，而不是把我们从中解放出来。”莫里用精确的公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的梦=所见+所说+所做+我们渴望之事物。”热桑在1855年出版的《心理学》中说得更清楚：“梦的内容，总是多多少少由人格、年龄、性别、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生活习惯决定，受到个人过去全部的生活事件和经历的影响。”

哲学家I. G. E. 马斯对该问题的态度十分坚决（《论激情》，1805）：“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最常梦到自己最强烈情绪的指向之物。所以我们知道，激情必然影响造梦。雄心勃勃的人会梦到自己赢得了或将赢得桂冠（可能只是想象），而热恋中的人则整个梦都充满了他最温柔的希望所指向的对象……一旦激活，心底沉睡的所有感官欲望和厌恶，可以和其他想法联合起来制造一个梦，或者混入既有的梦中。”

古人持有同样的观点，梦境来源于生活。拉德斯托克的原话为：“薛西斯远征希腊之前，曾被军师打消念头，但一次次梦到付诸实践，睿智的波斯老解梦师阿尔达班对他说的很对：大部分梦境都是一个人醒时所思。”

在卢克莱修的教谕诗《物性论》中有这么一段：“一个人全身心追求一个东西，一直满心渴望这个东西，心灵就会专注于这个东西，正是这些东西似乎常常入梦，律师会查阅法典、慷慨陈词，将军则驰骋沙场、奋勇杀敌。”

西塞罗（《论神性》）的腔调与此类似（几百年后的莫里也是如此）：“清醒时的意识和行为的残余会在灵魂深处骚动不安。”

关于梦和醒的关系，这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确实无法调和。也许此处引述一下F. W. 伊尔德布兰特的观点会有些用处，他大体认为，梦的奇特之处可以被描述为“一系列反差甚为明显的矛盾。”“最大的反差是这样形成的：一方面，梦与真实的生活绝对隔离或隔绝，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后者的侵蚀，一直依赖后者。梦完全和醒时体验到东西是完全分离的，就像与世隔绝的存在，被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与现实生活分开。梦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放出去，抹掉正常的现实回忆，把我们放逐到完全陌生的异境生活，和现实生活本质上不同……”

伊尔德布兰特接着说：我们睡着后，整个人（包括我们的存在形式）就消失了，“就像掉进了一扇无形的地板门”。一个人做梦时，可能出海去了圣赫勒拿岛，给囚禁中的拿破仑奉上美妙的摩泽尔葡萄酒。他被前皇帝殷勤地接待，但一醒

过来，就觉得好像很可惜，这有趣的幻象破灭了。但是，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梦境和现实。他从未做过酒商，也从未想过要做个酒商。他从未出过海，即使要出海，也绝不会选择去圣赫勒拿。他并不同情拿破仑，相反，他因为爱国所以强烈地讨厌他。最后，拿破仑死在圣赫勒拿岛的时候，他还没出世呢。所以，他绝不可能和拿破仑有任何个人接触。做梦经历的事情，似乎完全不可能，因为它同时发生在两个时间点，有先有后，互相排斥。

“但是，”伊尔德布兰特接着说，“这种明显的矛盾，同时也完全真实和合理。我相信，如果存在隔绝和绝缘，就会存在最亲密的关系，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说：无论我们梦到的是什么，都来自现实，精神活动以现实为中心。不管梦看起来多么怪异，都不能和真实世界脱钩。不管它的形式多么美妙或荒诞，必然总从以下两处取得原材料：我们的眼睛在外在世界中看到的、我们清醒时在大脑的某个犄角旮旯中想到的。换句话说，它必须来自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情，或是客观经历或是主观经历。”

B. 梦的素材：梦中的记忆

我们至少可以接受这是个无法辩驳的事实：无论如何，梦的内容的所有组成元素，都来源于经历，这些经历在梦中复演或被想到。但如果你认为稍加对比，就能辨明梦的内容和现实之间的联系，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我们得仔细再仔细地寻找，而且一般都要找很久。为什么难找呢？在梦里，记忆官能的运行方式非常奇特，我们总能看到它的诸多怪异之处，但至今无法解释。非常值得花时间详尽地研究这些特点。

首先，梦的某些内容，我们醒后认不出它们曾经是我们的经历或知识的一部分。你可能完全清晰地记得自己梦到了某件事，但就是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真正经历过它。有过这么件事吗？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做梦者因此一头雾水，不知道这梦是从哪个源头流出来的，甚至有冲动去相信，梦独立地进行创造活动。我们曾经放弃，觉得自己早就忘了。但后来（通常在很久之后）生活中会发生新的一幕，让我们恢复记忆，记起从前的经历，也就是梦的源头。于是我们被迫承认：梦可以知道